

面

人

○  
张  
国  
平

同行是冤家，面人常和面人王之间有解不开的疙瘩。

庙会，大集，戏班演出，马戏表演，面人王出现的地方必然有面人常的影子。孩子们图热闹，大人们却能看出来，他们是在较量，比手艺。面人王捏一溜儿戏剧人物，面人常就捏一溜儿十八罗汉。

戏剧人物妖娆，十八罗汉诙谐，孩子们捏着钱不知该买哪边的。孩子们左顾右看，犹豫不定的时候，面人王和面人常都不叫喊，只埋头摆弄手中的面团，捏、搓、揉、掀，小竹刀挥来舞去，点、切、刻、划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便呼之欲出。

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面人的功夫在手上，叫喊是没用的，面人王和面人常这是在比内功。

小城人说，面人常老到，面人王灵巧。面人常一撇嘴说，捏几个花里胡哨的娘儿们也叫手艺？问问他师傅是谁？他知道捏面人的祖师爷吗？他知道面人的来历吗？道有道规，捏面人也得讲辈分。

提起自己的山东师傅，面人常总是滔滔不绝。面人王却无师无门，撑死也只能算“野仙”。

人们见面人常又夸自己的出身，就故意逗他：“那你说说面人的祖师爷——捏面人还有祖师爷？”

面人常一脸认真地说：“可不能瞎胡闹，认不准祖师爷也配捏面人？”

面人常得意地说：“我捏一个人物你们瞅瞅。”面人常手里的小竹刀龙飞凤舞，一个手摇鹅毛扇的人便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“这不是囊中有万条妙计的诸葛孔明吗？”有人说。

“正是。”面人常一脸荣耀地说，“这就是我们的祖师爷。”

“神机妙算的诸葛孔明怎么会是捏面人的祖师爷呢？”有人拧着脖子跟面人常抬杠。

面人常便眯着眼睛说：“祖师爷七擒七纵孟获，终让他臣服。祖师爷渡江准备班师回朝，江面突然狂风大作。祖师爷问孟获，孟获说是阵亡将士不得与父母妻儿团圆，故兴风作浪。必须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祭江方可风平浪静。哪能无辜杀人？祖师爷微微一笑，想出一条妙计，捏面为人，算准时辰，陈设香案，洒酒祭江。江面顿时风平浪静，祖师爷得以顺利过江。面人就是这样产生的，诸葛先生不是我们的祖师爷吗？”

面人常满脸红光,仿佛自己就是诸葛孔明。面人常说:“不懂规矩哪行?懂规矩心定气凝,不懂规矩的人才心猿意马。”

人们知道面人常是在挖苦面人王。面人常收了摊儿就回家,专心研究他的面人,而面人王却总钻戏院。花旦们在台上咿咿呀呀,面人王抻着脖子,眼睛带钩子。

大集小会上,突然有俏丽女子出现,面人王会立刻停住手中的活儿,目光糍糊似的贴在人家身上,看得女子羞赧地骂。面人王这才回过神儿来,嘿嘿笑着向人家赔礼道歉。

“一个心浮气躁的人怎么能捏好面人呢?”面人常对面人王总不屑一顾。

花花肠子终于惹出了麻烦。那天小城城防司令的二太太见面人王捏的戏剧人物惟妙惟肖,顿足观望。二太太赞叹着伸头凑上去,想看个究竟。面人王盯着二太太的脸瞅了半天,弄得二太太面色绯红。二太太难为情地正想转身离去,“啪”,面人王将一块带彩的面片弹在二太太脸上。

“你!你……”二太太恼羞成怒,脸色紫红。跟班一把按住面人王的头,黑洞洞的枪口顶在他的脑门儿上:“他妈的,活够了!”

“别开枪,别开枪,我有话对丁司令说。”面人王挣扎着。

面人王被带到丁司令面前。丁司令喷一口烟雾说:“说吧,为什么戏弄二太太?”

面人王说:“我是想观察二太太生气的表情,给捏面人做素材。”

“哦?”丁司令问,“这么说你观察到了?你要能把二太太当时的样子捏出来,就饶了你,不然皮鞭伺候。”

面人王立刻拿出面团,一揉一捏,一刻一挑,一个紧锁眉头面色羞红的二太太便活脱脱呈现出来,那滑稽的样子把二太太也逗乐了。丁司令释然地说,既然这样就放你走。面人王说,愿再捏一个华贵的二太太作为道歉礼。面人王让二太太落座,手摇折扇,面带微笑斜倚沙发上。面人王手指一顿一挫,片刻间一位俏丽的小美人便出现了。二太太手捧比自己还俏丽三分的小面人,爱不



释手，啧啧道：“妙，实在妙。”

面人王得意地说：“我这面人是有名堂的，叫盛放杜鹃。”面人王不但没有受到惩罚，反而得了丁司令一笔赏银。

面人常听说后，一撇嘴说，面人虽软，得有骨气，用这种方法攀附权贵，小人之举。

不久面人常的母亲去世了，披麻戴孝的面人常突然听说面人王来吊孝，顿时愣了，心说这时候来看笑话未免太不仁义了。孝子是天下最小的人，面人常只得规规矩矩让面人王过来。

面人王的孝礼用黄缎子盖着呈上来，面人常的心立刻悬住，不知道面人王搞的啥名堂。缎子缓缓揭开，一位慈祥的老人出现在人们面前。脸上的皱纹，头上的白发，简直是老人的再现。面人常把酷似母亲的面人捧在手里，双膝跪下，一声号啕：娘啊——

那以后面人常和面人王便成了好友。面人常羞愧地说，面人王才是小城真正的面人王。

面人王说，手艺追求得独辟蹊径，不能老按常人说的那个理。

（选自《古今故事报》2006年总第692期）

他年轻的时候，非常非常之英俊，非常非常之优秀，因而也非常非常之骄傲。常常有许多女孩子簇拥在他身边，无比倾慕地望着他。只有她，喜欢翻他一眼，说他：“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笨蛋。”

他听了多少有点不高兴，几次想脸一沉制止她，然而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有天真闪亮的眼神，小嘴巴一嘟，轻轻地吐出两个字“笨蛋”，竟是吹气如兰。先是霸道地瞪他，忽然就笑了，颊上酒窝深深，那样甜，那样糯，那样娇柔，叫他不自主地心软。

她对他其实是好的，他也知道。记得那是一个大雪天气，他从市里参加演讲比赛回来已是深夜，穷学生舍不得在街上花钱吃饭，食堂里早已过了晚饭时间。风裹着雪，一阵阵扑面而来，他冻得紧缩起来，却在寝室的楼下看见她小小的身影，抱着饭盒。天寒地冷，她的手和脸，一丝热气也无，而她怀里的饭盒，竟还是温的。那一丝温暖哪，从此就留在他心里，再冷的日子都不会忘记。

之所以容忍她，起初是无可奈何，她是那般放肆大胆，不顾